

## 创意台湾

许志杰专栏



许志杰, 大学历史系毕业, 媒体从业者, 出版作品多种。

## 铁道文化之三

## 一张敬老车票

带动更多的人喜爱铁道文化, 让他们每时每刻地接触是很好的做法, “把火车开回家”就是这样的举措之一。其实, 就是制作若干与铁道文化相关的旅游纪念品, 方便铁道迷收藏, 让怀旧的人得以怀旧。

我喜欢书, 首先是买了一些介绍铁路知识的书。第一本就是洪志文先生的《台湾铁道文化志》, 另一本是《一看就懂 铁道百科》, 当然也少不了《铁道情报》。这几本书和杂志前面都已经提到, 在此不再赘述。我要说的是这些书制作相当精美, 资料详实, 有实用性, 也有收藏价值, 在我们这里不太容易看到。其次是延续我出游就买纪念瓷盘的做法, 这次买了一个烧制上等的蒸汽机车瓷盘, 是为纪念台湾铁路120周年环岛行而专门制作的。2006年我在芬兰买了一个与蒸汽机车题材有关的瓷盘, 大意是1973年芬兰停止使用蒸汽机车, 改用内燃机车。这个瓷盘就是为纪念这次机车革命而特制的。这个瓷盘的意境让我很是喜爱, 一列由蒸汽机车牵引的火车呼啸着从远方开来, 铁路旁, 一位母亲和一个孩子招着手, 向他们熟悉的蒸汽机车告别, 那场景与我小时候的经历一模一样。这两个瓷盘, 成了我收藏的近百个纪念瓷盘中的最爱, 摆在书房的显眼位置。看到它, 就想起那条曾经从我们村边绕行的铁路, 似乎听见了驶向远方的火车那悠长的汽笛声。那一切, 犹如在眼前……

台铁在一些节点制作了很多有纪念意义的小物件, 2008年就铸造

了百年风华——台湾纵贯铁路通车100周年纪念币。我是在从高雄到台南的火车上买的, 价格折合人民币35元。1908年台湾南北纵贯线通车营运, 它北起基隆, 南到高雄, 全线贯穿台湾西部走廊, 不但将西部的主要城镇全部联系起来, 还促成了台湾的第一次空间革命, 也同时使各地产业能连接成一体。纪念币的正面是尚在使用的唯一载客观光行驶的蒸汽火车, 产于1936年, 车身灵活, 可前后双向运转, 用于短途支线行驶, 不必掉头即可后退运转。背面则是全台铁路运营示意图, 集纪念、知识、收藏于一身, 不失为一件铁道文化收藏精品。

看过“文革”时期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的朋友, 对那个“红灯”印象深刻。其实那是个信号灯, 也有叫号志灯的。最早的号志灯用煤油, 后来改用充电电池。在收藏市场, 一个老式的号志灯要近千元, 而且很难碰上。台铁为满足爱好者的收藏需要, 仿制的号志灯惟妙惟肖, 100元人民币买下, 放在家里, 经常有来客问这是什么玩意儿, 我作答, 客人连称没见过, 可见其稀有。

记住火车, 当然首先记住的是那个庞然大物火车头, 它冒着浓浓

我暗自窃喜自己少花了钱, 也感叹时光之无情, 一个50岁的老人就这样在台湾诞生了。



的黑烟, 拉着几十节车厢, 喘着粗气, 使劲往前蹿。小时候我就知道这样一个笑话: 有个人第一次见到呼啸而去的火车, 非常惊讶, 说了一句十分惊人的话——火车趴着都跑得这么快, 要是站起来, 跑得就更快了。所以就有了这样的俗语: 火车跑得快, 全靠车头带。现在已经很少使用的蒸汽机车头, 成为铁道迷的收藏佳品。在台湾, 各类型号的火车头都被制作成模型, 供爱好者选购。这些模型, 都是曾经行驶在台湾各条铁路上的火车头原始版的缩小版, 有迷你的, 也有大号的, 很是逼真, 让人爱不释手。我买了一个阿里山小火车模型。因2011年4月27日的事件, 小火车被迫停止运行, 此次

台湾之行未能坐上。有一个模型在, 也算是弥补一下心中的遗憾。

这次在台湾乘车还碰上一件有意思的事。我从高雄坐车去台南, 到窗口买票, 服务员问, 优待吗? 我没听明白就点点头, 结果拿到车票一看是一张优惠券, 上面写着“敬老”二字。票价是53元新台币, 对比回程票价的82元新台币便宜了29元。在家里我早就当姥爷、爷爷了, 坐公交车也时常被让座, 但优惠政策写在纸上, 还是头一次见到。我暗自窃喜自己少花了钱, 也感叹时光之无情, 一个50岁的老人就这样在台湾诞生了。这张火车票我一直珍藏着, 是我年过半百的纪念, 也是人家台湾同胞的一片深情厚谊, 其价无穷。

## 纸春秋

路也专栏



路也, 毕业于山东大学, 现任教于济南大学文学院, 著有诗集、散文随笔集、中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等多部。

## 枕泉而居

一条三千年的古街, 曾几何时, 商铺林立, 是这个城市最繁华之地, 属于这座城市的清明上河图的核心部分。从这条街市遥望正东方向, 可以隐约看见官府衙门的华丽楼台。而这古街市与官方楼台之间的地带, 则是一大片或富贵或小康的民居, 不乏青砖瓦和马头墙, 窄街窄巷纵横, 一眼又一眼泉水汇成的小溪从它们的庭中房前曲折穿行绕过, 任时光安然流逝。

在城市越来越现代化的进程中, 这些古街巷的表情渐渐黯淡下来, 同时也变得越来越平民化和温柔敦厚起来了。居于闹市中心, 它们竟能保持安静与和蔼, 拒绝被喧闹的时代之声裹挟而去。

所有人家都枕泉而居。近二十眼泉密布在方圆两三平方公里之中, 或藏在私家庭院里, 或隐于石板

小巷深处。其中有两眼最大最著名的泉, 一眼在只有一墙之隔的官家大院里, 如无数珍珠成串喷出, 据说附近有古戏台, 更有一株海棠树是文学家曾巩手植树的后裔; 另一眼则在街巷中央的开阔之处, 更有民间风貌, 一年四季均有百姓随意跳入泉池中游泳, 据说还是当年这城中文人们曲水流觞的地方。如此众多的泉水汩汩而出, 在迷宫般的窄窄的巷子里, 从我家到你家, 一道又一道水沟相通, 清清泉溪荡漾, 户户都以泉水相连相挽, 这泉溪穿街过户, 一程又一程之后, 从南到北, 最终汇成了一条水草绿意盈盈的清清的泉河。街道水道相依相傍, 继续前行, 流进了一大片花草繁茂的小洲, 接下来又流进一个更大的湖——大明湖。

清泉石上流, 就在家门口, 就在

这些街巷的心底依然记着不远处鹊华桥另一边的湖上白妞黑妞说书的场景, 默念着她们的戏词呢。

自家门中, 更有甚者, 就在屋子里。柳树阴里, 海棠树下, 豆棚瓜架旁, 泉水静静流淌, 这曲曲弯弯的水绕过寻常百姓家的房前屋后, 穿过庭院, 就这样常年活泼泼地奔流着, 浸湿着灰白山墙, 轻轻冲洗着山墙底部的青石墙根。紧挨泉水而居, 推开屋前的小侧门, 弯腰即可汲水, 这天下最清的水, 来自多情的地下岩层。在这里, 洗衣、淘米、洗菜, 过最寻常、最知足的日子。日光在青瓦屋顶上缓缓移动着, 风吹拂着瓦棱间的草和藤蔓, 上千年就这样过去了, 时光随水一起流走了, 而这里没有改变, 这些街巷的心底依然记着不远处鹊华桥另一边的湖上白妞黑妞说书的场景, 默念着她们的戏词呢。往年曾有一位蒲留仙的知己在此居住过, 在他的幻觉中, 一定常有落魄书生和妙龄倩影

徜徉于泉边吧。

这众多的目光清澈的泉眼和曲曲弯弯的泉溪存在于市井街巷之中, 它们既是大自然的, 又是人间的, 它们是自然之美里又添加进了人间情味。让短促的人生停留于永恒的绿水青山之间, 把飘忽的命运安放在千秋的丘园泉石之间, 谁能说这不是一种慰藉呢?

正值春日晌午, 谁家的桃树开花了, 漫过墙头, 有风吹过, 花瓣儿就飘零于泉溪的水面上, 如闲愁万种。这在北方都市之中还独自闲眠着的, 泡在泉水里泛着湿湿的柔光的小街小巷啊, 它们慢悠悠懒洋洋, 它们笨笨的可爱着, 它们把骨子里的灵气藏匿成泉, 又将一往情深深汇流成溪。这样的街巷是幸福的, 而它又好像对自己的幸福浑然不觉呢。

## 小浮生

安宁专栏



安宁, 生于泰山脚下, 80后作家, 出版长篇小说与作品集18部, 代表作《蓝颜, 红颜》、《聊斋五十狐》、《见喜》等。现为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影视戏剧系副教授。

## 守株待兔

一个长我十几岁的朋友, 每次在家中接待客人, 或者带着自己零零后的儿子外出与人就餐, 总会战战兢兢, 诚惶诚恐, 怕一不小心, 那牙齿稀疏歪斜的儿子就会语出惊人, 当场雷掉他的伪善虚荣, 让他的人前颜面尽失, 而且对着那张无辜的脸他还动怒不得, 怕有更血淋淋的精辟之语袭击过来。

一次朋友为了讨好一个领导, 好不容易得知领导的孩子热爱绘画, 一心想靠绘画走艺考生的捷径。恰好朋友的妻子是大学美术老师, 于是便打算借给领导孩子免费指导绘画的机会来回馈“贿赂”领导, 以便领导孩子可以在领导面前美言几句, 促使领导大发慈悲, 尽快解决自己的职称评定问题。

朋友和妻子可谓对领导孩子尽心尽力, 关心至极, 甚至朋友都觉得那段时间冷落了自己的儿子。但儿子并没有对此表示异议, 相反他看上去

根本就不关心, 对领导的孩子总是待理不理。好在每次领导孩子在家补习的时候儿子都出去疯玩, 两个孩子碰不上面, 也就生不出多少冲突。

但有一次儿子进来的时候, 领导孩子正好要收拾画夹走人。朋友看到儿子擦着领导孩子肩膀过去接纯净水喝, 对回来说“再见”的领导孩子视若无睹, 便忍不住提醒儿子, 快给哥哥说再见。不想儿子头也不回硬生生扔过来一句: 那是你领导的儿子, 又不是我领导的儿子, 干吗让我对他那么客气!

朋友当场气得嘴唇发紫, 恨不能上去揍他一顿, 但当着领导孩子的面, 他却不能发作, 事情闹大了, 对自己的晋升有害而无一利, 他只能尴尬地对领导孩子笑笑, 说: 小孩子说话没大没小, 你可别跟他一般计较。领导孩子当时没说什么, 但朋友还是明显感觉出来, 领导自此对自己态度变得淡了, 远没有刚刚开始补习时那样热情。

这件事之后朋友便很少让与自

真担心哪天还没等他将他儿子这只兔子捉进中规中矩的笼子里去, 自己就先被他撞掉了几颗大牙并当场晕倒过去。

己前程有重要关系的人来家里吃饭, 只带一些熟识的朋友到家里小聚。但却是防不胜防, 冷不丁又被儿子给了当头一棒。那次他在家招待几个旧友, 其中一个事业正盛的旧友将自己刚刚结识的女友也带来了, 大家出于礼貌, 当然要恭维几句, 有夸这女子温柔可爱的, 有夸旧友眼光好的, 有夸女子家境显赫、修养不错的, 也有人说他们真是郎才女貌, 天生一对。

说这些话的时候, 朋友的儿子一声不吭, 只顾着埋头夹好吃的菜。朋友看了过意不去, 拍拍儿子的肩膀, 说: 来, 给你这位美女阿姨敬一杯酒, 祝福她和你叔叔早日结婚生子。儿子端起酒杯, 对着女子伸过来的酒杯撞了一下, 而后便来了一句让全桌人尴尬至极的话: 嘿, 我说你长这么胖干吗? 你又不需要上膘。

那个女子, 的确是有些太胖, 但因了家境阔绰且有势力, 便总有一股子骄傲劲儿。其实一桌子人都不

喜欢这个高高在上的女子, 是为了照顾旧友情谊, 才那样你一句我一句地恭维不休。不承想, 所有这些不靠谱的虚伪吹捧, 却因了朋友儿子一句砸下来痛都来不及喊一声便晕过去的真话而瞬间化为灰烬。

朋友一度为了矫正儿子出言雷人的恶习, 而有意识地让他读一些为人处世方面的文章, 但零零后的儿子却始终不成器, 照例我行我素, 还笑话他迂腐世故, 活得像一只壳里的蜗牛, 看见人脸色不对便立马将自己缩进壳里, 屁都不敢放上一声, 哪像他, 是一只撒欢奔跑的兔子, 管他什么终点、冠军呢, 他根本就不在乎, 谁爱拿那虚荣的大奖谁就拿去。

守株待兔的朋友, 真担心哪天还没等他将他儿子这只兔子捉进中规中矩的笼子里去, 自己就先被他撞掉了几颗大牙并当场晕倒过去, 任那小子自在逍遥, 沿着与他迥异的道路奔得不见了人影。